

## 賣檳榔的女孩

＊

我喜歡早起，悠閒的騎著腳踏車，先去吃個早餐，然後慢慢的往學校前進。度過這唯一能夠放鬆且完全屬於我的時間。

早晨的屏東並沒有很多車，烈日尚未清醒，風徐徐的吹著，揚起我的長髮，輕撫過我的臉頰。在熟悉的路上，令人感覺到放心。日復一日地，相同的時間，相同的道路，相同的店家，不同的是，今天在我經過一家「新上市」檳榔攤時，聽到有人大喊：「琬淳！」我稍稍受到驚嚇，猶豫著要不要回頭。這麼大清早的，應該沒有我認識的人才對。緩緩的回了頭，「這是誰啊？」心中升起疑惑。快速掃過許多面孔，霍地，找到符合的資料了！是她，我國小的死黨。

車輪不停往前轉，我向她咧嘴笑，並揮了揮手。她也報我一個燦爛的笑容。

進了教室，倚著窗邊看著三兩到來的學生，思緒  
回轉到了遙遠的國小時代。

進了教室，倚著窗邊看著三兩到來的學生，思緒回轉到了遙遠的國小時代。

那時月嬋她是個很瘦小的女孩。小小的瓜子臉加上一頭過肩的頭髮，矮矮的又瘦骨嶙峋，令人強烈懷疑她是否營養不良？我們的相識是一種很奇妙卻又強大的緣分。彷彿我們注定要認識。

什麼意思呢？我們國小是兩年一個階段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分為低、中、高三個年級。所謂的低年級也就是一、二年級，中、高年級以此類推。在低年級升中年級、中年級升高年級時，各會進行一次分班。所以在五年級升六年級時，理應是不會重新分班的。而在我們這屆五年級時，碰上了一個有點精神狀況的老師。她因為虐待學生和許多不當的言行上了報紙。在家長及輿論的壓力下，學校將那個老師解聘且將原班級打散重新分班。也因為這樣，我認識了陳月嬋。

「哇！」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嚇到。原來是佩

文。班上同學已到了一半，我居然都沒發現。「妳在幹嘛啊？」她問。「沒事。」說著我們離開了窗邊。而我心裡暗想著明天要去找月嬋的事，小小的興奮起來。

＊

比平常的時間早了幾分鐘，順著路騎，這次目標「新上市」。

「月嬋！」我將腳踏車停在檳榔攤前，下了車走近她。她變好多，難過我昨天一時之間沒有認出她來。哈！她變圓了！「妳還認得我啊？」那當然。雖然國小畢業後就不曾見過面，但好朋友可不是白當的。我們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。原來，在畢業之後，發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。

在我要離開時，她跟我說她已經在這個檳榔攤看我騎車去上學好幾次了。只是她一直不確定是不是我，直到昨天，她看到我書包上的中國結娃娃吊飾，她才確定是我。

說到那個中國結吊飾，讓我想起國小時她發生過一次車禍。車禍隔天，她回到學校，她說，在她出車禍時，緊緊的抓著我送她的中國結娃娃吊飾不放，直到醫院……。

月嬋從小，媽媽就離家出走，爸爸沒有工作，又愛賭博，一有錢就拿去賭個精光才肯回家。但國二那年她爸爸去世，藉由親戚的幫忙，她見到了她媽媽，但她媽媽已經改嫁，且沒有接月嬋過去一起生活的意思。最後她只好出去找工作。雖然她曾想過半工半讀，然而夜校的生活她不能適應，大小病不斷，最後只好放棄。國三的學業荒廢了，她並沒有畢業。

「妳又再想什麼啊？」聽這個聲音，一定又是佩文。將視線從窗外移回。我跟她說了月嬋的事。「她在檳榔攤上大夜班，感覺好辛苦啊……。」我說道。「妳交的到底都是一些怎麼樣的朋友啊？」聽到佩文這句話，我愣了一下。現在，我是個高三生，在以升學為

主的學校中努力的想在指考拼一個國立的好學校。而月嬋，在檳榔攤工作，還有了小孩；但卻沒有結婚。同年齡的女孩，生活際遇竟是如此的不同。

但這樣，並不能讓我抹殺掉「她是我朋友」這個事實，而我也並不想否認。

＊

自從上次月嬋認出我後，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禮拜。我幾乎天天到檳榔攤找她。利用原本吃早餐的時間陪她聊天，再匆匆買了早點到學校在早自修時，邊寫考卷邊吃。

今天她很高興的說想要到我家玩，我一時間語塞。雖然媽媽總是說：「小孩子是獨立的個體，家長無法要求他們該怎麼做。只能提供意見、給他們方向。」但大人言行不一是很常見的事。不，應該說人都是這樣。媽媽她不喜歡月嬋，還曾經叫我遠離她。這些話好難對她說出口啊。

但她了解。我面有難色的說了幾句她就知曉了。

她真的改變很多。也比較成熟穩重了。或許在有小孩後，做母親的人會較以前更加堅強些。聽著她跟來買檳榔的客人的對話，有時候會產生她跟我是不同世界的人的感覺。不過她也像個小孩，拿著她兒子的照片炫耀著。那是個很可愛的小男孩。她也在我面前對她的客人驕傲地說：「看不出來我有這樣的朋友吧！」我心中不禁暗暗高興，她並沒有覺得不甘心或憤世嫉俗、覺得為什麼我可以過著普通的生活她卻不行、覺得她沒有得到她應該要得到的。

一般這個年齡的女孩該有的，高中生活、家人、朋友……單純的學校生活，快樂的家庭生活，純真的朋友郊遊，都離她好遠好遠。她擁有的是一個不想上班的男朋友，五個月大的胖小孩以及靠她薪水支撐的「家庭」——她現在住在他男友家；而她要養一家五口，加上她男友的雙親。

我想她寧願擔心課業也不願擔心家計。

＊

一個月過去了。昨天她突然說想看看國小同學的照片，因為她在搬家時，照片都不知道放哪去了。所以我將國小的畢業紀念冊帶來。

「那時妳喜歡這個男生吼？」、「啊！這裡是我們以前聊天常去的地方呢！」、「某某某不知道最近過的怎樣了？」、「我不久前看到誰誰誰變了好多喔！」……諸如此類的話不斷冒出，像七彩泡泡般，瞬間我們變得年輕，似乎也不用再去煩惱家計、課業抑或是生活中的大小瑣事。

「對了！妳媽不是不喜歡我嗎？妳這麼常來找我沒關係嗎？」她突然間迸出這句話。「可是她不知道我來找妳啊！」我對她扮了一個鬼臉。

是啊！因為工作的關係，媽媽總是比我們家裡的



任何人都早出門，早晨的這段時間，並不會有人知道我去了哪裡、做了什麼。而回家後我也只是在房間唸書。家裡安安靜靜的，就像是考生常去的 K 書中心，沒有什麼聲響。除了互道晚安的字句，很少有更多的對話。

我們兩個都沉默了。過了一會兒，我打破寧靜道：「我跟妳說喔！我十天後就要畢業了！」她很替我開心。她希望我能繼續念上去。「那即使妳不在屏東唸書，還是要記得跟我聯絡喔！」「那當然。」

＊

今天我提早了些去找月嬋。因為昨天去找她時，她在店裡跟一個男人吵架。我想，那是她男友吧？

果然不出所料，月嬋說昨天她要求她男友去找工作，因為小孩子的奶粉、尿布等開銷，已經不是她一個人的薪水可以應付的來了。但她男友說什麼也不肯。還一直提結婚的事，說是她男友的爸媽希望他們  
8  
快點結婚。



「開什麼玩笑。要我一個人養他們全家嗎？」她很氣憤的說著。是啊，若是結婚了，對月嬋來說會是個很大的負擔。法律上，她多了一個不負責任的老公。而他只提供住的地方，這算什麼？但是，小孩子怎麼辦？

「而且我男友還一直問我妳是誰？爲什麼有這個年紀的女生來找我？廢話，我們兩個不是同年嗎？」我聽了心中不禁有點悲傷。雖然說，月嬋的生活並不是我們這個年齡的女生所擁有的，但她仍是個青少年。她還是會有以前的朋友；她還是會偶爾想出去逛街、聊天；她心裡，還是希望能過「普通」的生活吧！

但我能怎麼做？我沒有辦法幫月嬋任何忙啊！

陪著她數落她男友的不是後，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去上課。

＊

「Cause you have a bad day……」手機響起，瞥了一眼時間，才早上六點半不到，到底是誰七早八早的打電話來擾人清夢？看了號碼？是不認識的人。但沒思考多久便接了電話，因為室友都在睡覺，我怕她們也被吵醒。

「喂？」睡意濃厚的接通電話。似乎還在夢遊。

「妳是月嬋的朋友嗎？」這下我清醒了。是個男人的聲音。

「嗯，什麼事？」我有點緊張，害怕聽到什麼不好的消息。

「月嬋不見了，妳知道她去哪裡了嗎？」什麼？我哪知道她去哪啊？等到結束通話時，有點恍惚起來。

原來那個男人是月嬋的男友，他說月嬋已經不見

好幾天了。所以他拿起月嬋的手機，拼命地撥給通訊錄中的任何人。月嬋沒有帶走他男友辦給她的手機，也許，她不希望她男友因此而找到她，因為她將他們的孩子也一併帶走了。

上了大學，離開屏東才多久？月嬋就再次無聲消失。

她家、她的手機，任何我有的聯絡方式都被她拋棄。

悵惶擔憂了幾天，我想起一個遙遠的約定。

國小畢業典禮那天，月嬋給了我們幾個死黨她自己做的卡片，大家開開心心的收下了。嘻嘻鬧鬧的聊著，並沒有一點將畢業的離愁。一方面，我們都知道彼此的住所，想要見面，並不困難；另一方面，大家都在月嬋的卡片中，發現了一個秘密。

在一個半隱藏的內頁，我們約定了畢業十年後，  
也就是二零一零年時，傍晚，在那個我們常相聚遊玩  
的公園，不見不散。